

後漢紀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袁宏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
是時海內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
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僞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
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
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
倣競乃下詔曰世俗不以厚薄爲鄙陋富者過奢貧
者殫財刑法不能禁禮儀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
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
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

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
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
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上將召見
之後以讒不得入

袁宏曰夫讒之爲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
賢君而讒言不絕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
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毀譽之變
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
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而於無嫌之地
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
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

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毀傷不亦衆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虛實利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奇刻因是變也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

又嶽曰鯨哉帝知鯨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嶽之非
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從焉旣反國鮑
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
者五人旣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郄穀爲閎禮樂
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強楚於城濮
納天子於王城今衰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
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
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
則下懼其罪故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
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
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嘗從劉歆學講議歆美其才

學者皆師之興旣之涼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不通興乃歸隗囂囂貳於漢興每匡諫言辭懇至囂雖內不能悅而外相崇禮興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舍益祿興見囂曰昔嘗同僚故歸骸骨非敢爲用也求爲先人遺類耳幸蒙覆載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徙舍益祿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爲父母乞身得益祿而止是以父母爲請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幸甚乃爲辦裝使與妻子俱上聞興歸徵爲太中大夫光祿勳杜林上書薦興曰執義堅固敦於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萬分於是敬

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興上嘗以郊祀事問曰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不言讖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解曰言不當若是邪興數言事文辭溫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讖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束帛聘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蕃王不得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強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衆不染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秋隗囂遣步騎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

戰爲囂所破囂將分兵取柁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
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爭鋒異曰若虜得柁邑則
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柁邑以逸待
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柁邑閉城偃旗鼓囂將不
知直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而出囂軍亂遁異大
破之追奔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
多有言功者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柁邑孤危亡
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筭摧敵殄
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
太中大夫賁鑒藥殞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
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之士莫不

感悅

袁宏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王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顏回虞書數德以克讓爲首仲尼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邾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

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官當才斯賤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三命考父偃偻晉帥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而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也

何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爲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爲美主忘其美而賤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况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爲美亦以弘矣故揚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誠也八年春正月來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畧陽襲囂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畧陽囂之所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畧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

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弊乃可乘
危而進皆追漢等還囂果自將數萬人攻略陽激水
灌城晝夜攻歛歛率勵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囂
衆疲弊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爲車駕不宜
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
囂衆瓦解兵進必破以米爲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
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車駕遂進竇融與五郡
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上會第一上置酒
引見融等待以殊禮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囂將妻子
保西州吳漢岑彭引兵追守之囂將王元入蜀上嘉
融功以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弟友爲顯親侯於是

以次封竺曾爲助義侯梁統爲歸義侯史苞爲褒義侯庫均爲輔義侯辛彤爲扶義侯旣而皆遣還西融兄弟竝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上不許蜀人聞隗囂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王莽以來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如山陵百姓空市酈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竟出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以此安衆心者也蜀人荆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豪傑竝起漢祖無前人之遺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項羽戰小大百餘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

敗復合創愈復往何則前死成功愈於就滅亡也隗
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
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以爭
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
息兵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爲文王復生也今漢帝釋
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則西州豪
俊咸居心於山東間使相聞至於五分而有其四則
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已平漢九分
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
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
計以爲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

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此海內震搖翼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弟以爲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願立功終疑而不聽由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於小事如治清水而已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鸞旗旄騎置陳陞戟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王愛子示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潁川盜賊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還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

著威信於潁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爲二千石以
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西征以爲隴蜀未定
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陛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
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駕南轅至潁川盜賊悉
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潁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囂乘高
卒至漢兵未及陣囂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吳漢岑
彭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爲囂十二月高句
麗王遣使奉貢東郡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通橫野
將軍王常率舟帥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地即
拜純爲太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

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藎廉潔毀已財爲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是重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處必雅歌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詣喪所上乃素服臨之望城舉音哀慟左右旣還復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禮成復臨祠以太牢如孝宣帝臨霍光故事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威侯賜朱輪容車介士遵引旣葬車駕復親臨墳墓問其室家上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